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二十四卷 認回祿東嶽帝種須

德可通天地，誠能格鬼神。但知行好事，何必問終身。

從古來只有陰鷲之報一毫不差，果是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不過在遲早之間。若不於其身，必於其子孫，冥冥之中，少不得定然還報，決無一筆抹殺之理。若是人命，更為不同，從來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，何況救荒救亂救千萬人之性命乎？世上人只算小處，不算大處，豈不好笑？在下不免說一個故事引人正回。話說楚霸王烏江自刎之後，土人憐其英雄，遂立廟於江邊，甚是靈應，凡舟船往來，都要燒紙祭獻，方保平安，若不祭獻，便有覆溺之患。有一狂士過此，不信其說，不肯燒紙，未及半里，風波大作，檣檣傾摧，狂士大怒，返舟登廟，大書一詩於壁道：

君不君兮臣不臣，緣何立廟在江濱？

平分天下曾嫌少，一陌黃錢值幾文？

題畢而行，竟無他故，祭獻之例，從此而息，至今往來者利焉。近有一個會戲謔之人，因做一段笑話以贖此事，說楚霸王見此詩亦怒，也答詩一首道：

楚不楚兮漢不漢，古今立廟在江畔。

平分天下曾嫌少，我偏是大處不算小處算。

這段笑話極說得妙。世人只顧目下，不顧終身，不肯行陰鷲方便之事，枉自折了福德，折了官位，豈不是大處不算小處算乎？在下要說一回陰德格天的故事。且說兩件事，做個頭回。

話說唐朝丞相賈耽，是個希奇古怪之人，他原是神仙轉世，精通天文地理、鬼魅神奇之事。凡事未卜先知，所做的事，真有鬼神不測之妙。曾為滑州節度使。一日間，忽然叫左右去召守東門的兵卒來吩咐道：「明日午時，若有希奇古怪之人要進城門，斷然不可放他進城，定要著實打得他頭破血出，就是打死無妨。若放他進城，就中為禍不小。」賈丞相吩咐已畢，眾兵卒啞啞連聲而去。一路上商量道：「說甚麼希奇古怪之人，難道是三頭六臂的不成！」一個兵卒道：「世上那裡得有三頭六臂之人？不過是相貌希奇古怪，或是言語、衣服與尋常人不同便是。」又一個兵卒道：「只是午時來的，有些希奇古怪便是，除出午時，便不相干涉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只看午時。」次日，眾兵卒謹守東門，漸近午牌時分，眾兵卒目不轉睛，瞧著來往行人。只見遠遠的百步之外，兩個少年尼姑從東而來，指手畫腳。眾兵卒有些疑心，一眼瞧著兩個尼姑漸漸走近，臉上搽朱敷粉，舉目輕盈，笑容可掬，就如娼婦之狀，身上外邊穿著一領緋色道袍，內裡卻穿襯裡紅衣，連下面裙子也是紅色。眾兵卒一齊都道：「怎生世上有這樣兩個尷尬尼姑？這是個希奇古怪之人了。」眾兵卒團團圍攏，把這兩個尼姑打得鮮血直冒。尼姑叫苦連天，眾兵卒只是不放，直打得一個腦破，一個腳折，鮮血滿地。眾兵卒見他哀哀求告，只道是人，方才放手。那兩個尼姑，求得眾兵卒住了手，走出圍子，一個掩著打破的頭，一個拖著一條腿，癩腳跛手，高高低低，亂踏步而逃。走得數十步，到一株樹邊，兩個尼姑鑽入草叢之中，忽然不見。眾兵卒大驚，急急趕到樹邊草裡，細細搜索，並不見影，急忙報知賈丞相。賈丞相道：「俺吩咐你打死無妨，你怎生放了他去？」眾兵卒道：「小的們只道他是個人，因見他帶重傷，一時放去，怎知他是兩個妖怪。若早知是個妖怪時，小的們自然打死了。」賈丞相道：「你們都不知道，這是火妖，若一頓打死便無後患，今雖帶重傷而去，畢竟火災不免。」霎時間，東市失火，延燒有千餘家，眾人方知賈丞相之奇。這是一個火的故事。

還有一個火的故事。建康江寧縣廨之後，有個開酒店的王公，一生平直，再無一點欺心之事。若該一斗，准准與人一斗酒，若該一升，准准與人一升酒，並不手裡作法短少人的。又再不用那大門小秤，人都稱他為王老實。癸卯二月十五日黃昏之夜，店小二正要關門閉戶，忽見朱衣禿頭將軍數人，帶領一群人馬，走到門首下馬，大聲喝道：「可速開門，俺要在此歇馬。」店小二急忙走進對王老實說知此事。王老實出來迎接，那數個將軍已走進來矣。王老實甚是恭敬，就具酒食奉請，又將些酒食犒勞馬下。頃刻間，一群從人手裡拿了一大捆繩索，長千萬丈，又有幾十個人，手裡拿著木釘簽子百枚，走到朱衣將軍面前稟道：「請布圍。」朱衣將軍點頭應允。這些從人啞啞而出，都將木簽子釘在地下，又將繩索縛在上面，四圍係轉，凡街前街後、巷里巷外坊曲人家，並窩窩凹凹之處，盡數經了繩索。這些從人經完了，走來稟道：「繩索俱已經完，此店亦在圍中。」朱衣將軍數人議論道：「這王老實，一生無欺心之事，上帝所知，今又待俺們甚是恭敬，此店可以單單饒恕。」眾將軍道：「若俺們不饒恕這一店，便不見天理公道之事了。可將此店移出圍外。」從人應允，急忙拔起木簽，解去繩索，將此店移出在圍外。朱衣將軍對王老實道：「以此相報。」說罷，都上馬如飛而去。王老實並店小二即時看那四圍釘的木簽並繩索都已不見，甚是驚駭。恰值夜巡官兒走來，看見酒店門開疑心，遂細細審問其故，王老實一一說知。夜巡官將此事稟與上官，上官說他妖言惑眾，遂將王老實監禁獄中。方才過得二日，建康大火，自朱雀橋西至鳳台山，凡前日繩索經係之處，盡數焚燒，單單留得王老實一個酒店，遂將王老實釋放。這又是一個火的故事了。

可見火起焚燒，真有鬼神。在下為何先說這兩個故事？只因世上的人無非一片私心，個個懷著損人利己之念。若是有些利的，便挺身上前，勉強承當。若著那蠢大的干係，他便退步，巴不得一肩推在別人身上。誰肯捨了自己前程萬里，認個罪犯？豈不是把別人的棺木抬在自己家裡哭？那一時那個不說他是癡呆漢子、懵懂郎君？誰知道上天自有眼睛，把那癡呆漢子偏弄做了智慧漢子，懵懂郎君偏變作個福壽郎君。奉勸世人便學癡呆懵懂些也不妨。這正是：

人算不如天算巧，天若加恩人不愚。

話說杭州多火，從來如此，只因民居稠密，磚牆最少，壁竹最多，所以杭州多火，共有五樣：

民居稠密，灶突連綿；板壁居多，磚垣特少；奉佛太盛，家作佛堂，徹夜燒燈，幢幡飄引；

夜飲無禁，童婢酣倦，燭燼亂拋；婦女嬌惰，簞籠失箇。

話說宋朝臨安建都以來，城中大火共二十一次，其最利害者五次。紹興二年五月大火，頃刻飛燔六七里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。六年十二月又大火，被災者一萬餘家。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大火，被災者五萬四千二百家，綿亙三十里，凡四晝夜乃滅；那時術者說「嘉」之文，如三十五萬口，「泰」之文，如三月二十八也；又都民市語，多舉「紅藕」二字，藕有二十八絲，紅者火也，讖語之驗如此。嘉泰四年甲子三月四日大火，被災者七千餘家，二晝夜乃滅。紹定二年辛卯大火，比辛酉年之火加五分之三，雖太廟亦不免，城市為之一空。

不說杭州多火，且說宋高宗末年，有一位賢宰相，姓周雙諱必大，字子允，廬陵人，後封益公，與唐朝宰相裴度一樣。看官，你道他怎生與裴度一樣，只因一件救人功德上積福，儼似香山還帶之意，遂立地登天，直做到宰相地位，巍巍相業，不減裴度。後來出鎮長沙，享清閒之福十有五年，自號「平園老叟」，又活像裴度綠野堂行樂之事。看官，你好生聽著。話說周必大的相貌，長身瘦面，臉上只得幾根光骨頭，嘴上並無一根鬚，身上又伶伶打釘，就如一隻高腳鷺鷥一般。當時人人稱他為「周鷺鷥」，有四句口號嘲笑道：

周鷺鷥，嘴無鬚，瘦臉鬼，長腳腿。

那周必大常自己照著鏡子，也知不是十分富貴之相。高宗紹興丙子年間，周必大舉進士，做臨安府和劑局門官。才做得一年，他那時的年紀將近五十歲，初生一子，尋個姚乳娘乳這個兒子。不意姚乳娘患起一場感寒症來，兒子沒得乳吃，晝夜啼哭，周必大甚是心焦，巴不得姚乳娘一時病好，特占一卦，那謠詞說得古怪道：

藥王蠲痼，財傷官磨。

困於六月，盍祈安和！

周必大占得這一爻，心中甚是不樂，已知姚乳娘是個不起之症。過得數日，姚乳娘果然嗚呼哀哉了。周必大見謠詞靈應，恐六月深有可憂之事，心中不住忐忑忐忑，擔著一把干係，日日謹慎。直守到六月三十日，周必大對同僚官道：「我前日占得謠詞，有『困於六月，盍祈安和』之句，心中甚是不寧，嘗恐有意外之變。如今已守到六月三十日，眼見得今日已過，災星退度，過了今晚，明日便是七月，准准不妨事矣。」同僚官道：「你忐忑忐忑了這一個月，真是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一般好生提防。今日災星退度，俺們具一杯酒與你慶賀。」說罷，同僚官各出分金一封，置酒到周必大宅子中，開懷暢飲。

不說這壁廂飲酒作樂，且說周必大住居在樣沙坑，與間壁運屬王氏恰好是同梁合柱之居。那王家的妻子馬氏，馬氏的弟弟是馬舜韶，新升御史，其威勢非常之重。王家有了這個御史的舅舅，連王家的光景也與舊日不同起來了。從來道：

貧時垂首喪氣，貴來捧屁呵聲。

這王家倚托御史之勢，凡事張而大之，況且新升御史，正是諸親百眷擢臂捧屁之時，何況嫡嫡親親舅爺，王家怎敢怠慢了他？少不得接那舅爺來家，肆筵設席，鼓瑟吹笙，親親熱熱，恭恭敬敬，奉奉承承，以盡姐夫之情。惹得前前後後，左左右右之人，都來探頭探腦、東張西望，不免迂鄰舍之迂，闊鄰舍之闊，這都是世情如此，不則一家。恰好六月三十之日，那王家舅爺馬舜韶，扯起烏台旗號，穿著開口獬豸繡服，烏紗帽，皂朝靴，馬前一對對擺著那嚇人的頭踏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來到王家探望姐姐與姐夫。姐夫因而設席款待，直飲到黃昏而散。周必大與同僚官知間壁王家有貴客，怎敢聲張？只得低聲而飲，只待馬舜韶去了，方才能夠暢飲。飲到三更天氣，同僚各官散去。怎知王家的丫鬟因日間伏事舅爺茶茶水水、酒酒飯飯，忙了一日，辛苦睡著，把燈插在壁上，那丫鬟放倒頭一覺睡去，兩個鼻子朝天，就象鐵匠扯風箱之聲，再也不醒。那燈火延在板壁之上，首先燒著周必大的宅子，一時間便延燒起來，刮刮雜雜，好生利害：

夫火者，稟南方丙丁之精，木生於火，禍發必克，燧人以之利物，火德將此持權。神名回

祿、祝融、宋無忌，部下有焱火使者、持火鈴將軍、捧火葫蘆童子、騎火龍火馬神官。天火非

凡火不燎，始初逼逼剝剝，繼則（火或）（火或）烘烘，骨都都煙迷宇宙，刮刺刺燄震乾坤，果

然勢如燎毛之輕，誠哉烈若紅爐之鑄，可想周郎赤壁，宛似項羽咸陽。

這一場火起，延燒數百家，周必大從睡夢裡醒來，急急救得家眷人口；衣服傢伙之類，燒得個罄盡。

那臨安帥韓仲通明知這火從王家燒起，因王家舅爺有御史之尊，誰敢惹他？俗語道：「欺軟怕硬，不敢捏石塊，只去捏豆腐。」便拿住周必大並鄰比五十餘人，單單除出王家。諸人盡數在獄中，奏行三省官勘會。周必大在獄中問獄吏道：「失火延燒，據律該問什麼罪？」獄吏道：「該問徒罪。」周必大道：「我將一身承當，以免五十鄰比之罪，我還該何等罪？」獄吏道：「不過除籍為民耳。」周必大歎息道：「人果可救，我何惜一官？況舍我一頂紗帽，以救五十餘人之罪，我亦情願。那謠詞上道『財傷官磨』，數已前定矣，怎生逃避？」獄吏道：「你這官人甚是好笑，世上只有推罪犯在別人身上的，那裡有自己去冒認罪犯的？如今世上那裡還有你這等一個古君子？便是點了火把，也沒處尋你這個人，怎生肯捨自己前程萬里，捉生替死，與他人頂缸受罪。」說罷，大笑不止。周必大認定主意，不肯變更，直至勘會之時，他自己一力承當，只說家中起火，並不干鄰比諸人之事。三省官都有出脫周必大之意，要坐在鄰比諸人身上，因見周必大自己一力承當，三省官無可奈何，只得將文案申奏朝廷。倒下令旨，削了周必大官爵，釋放五十餘人出獄。那五十餘人磕頭禮拜，謝天謝地，只叫：「救命王菩薩，願你福壽齊天，官居極品，位列三台，七子八婿。」周必大也付之不理。臨安府諸人，也有道周必大是千古罕見之人，怎生肯捨了自己前程，救人性命？卻不是佛菩薩轉世，日後斷然定有好處。也有道周必大是個呆鳥，怎生替人頂缸，做這樣呆事？也有道周必大是個極奸詐之人，借此沽名邀譽。總之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，不可以一律而論。有詩為證：

舍卻烏紗救別人，旁人相見未為真。

救人一念無虛假，必大何曾問細民？

話說周必大救了五十餘人之命，只因火起貼鄰，燒得寸草俱無，周必大只領得骨肉數口而出；又因削了官爵，安身無地，將就在臨安挨了五六個月，沒及奈何，只得思量寄居於丈人王彥光之處。他夫人王氏也是個賢惠之人。大抵婦人家並無遠大之識，只論目下。他夫人見丈夫冒認罪名，削去了官爵，也全不怨恨著丈夫，並無一言說丈夫做了這場呆事，反寬慰丈夫，遂同丈夫到父親家居住去。

不說周必大同夫人要到王家去住，且說那王彥光住在廣德，始初聞得女婿因救了鄰比五十餘人，冒認罪名削去了官爵，好生怨恨道：「半生辛苦，方才博得一個進士，怎生有這個呆子？世上的人，利則自受，害則推人，卻比別人顛倒轉來做了，豈不好笑殺人？好端端的一個官，正是前程萬里，不知要做到什麼地位方才休歇。就是他休歇，我還兀自不肯休歇，不知自己何故自己作孽拋去了。明日清清冷冷，卻帶累我女兒受苦。世上只有要官做的人，再沒有有官自去削的人，可不是從古來第一個癡子麼？明日見這癡子時，好生奚落他一場。」那王彥光忿忿不已。不則一日，到於冬天，一日大雪，王彥光夜間得其一夢，夢見門前有許多黃巾力士在門前掃雪，王彥光問道：「怎生在我門前掃雪？」那些黃巾力士道：「明日丞相到此，掃雪奉迎。」說罷而醒。王彥光大驚異道：「不知明日有什麼人來，來的便是宰相也。」次日午時，恰好是女兒女婿來到。王彥光暗暗的吃個驚道：「難道這丞相就是這個癡子不成，世上可有癡子做丞相之理？況且除籍為民。俗語道『家無讀書子，官從何處來？』難道可有天上掉下來的現成丞相？大抵不是他，或是別人亦未可知。」這日到晚，並無一人。王彥光暗暗的道：「今日並無一人，只得這個癡子。這個夢有些古怪，准准要應在周必大身上了。我本要奚落他一場，今既如此，不好奚落得，只得翻轉臉來且奉承他一番，不要他明日做了丞相之時，笑我做蘇秦的哥嫂。我如今不免做個三叔公，再作理會。」果然翻轉臉來，歡容笑面，一味慰安，並無奚落之念，實有奉承之心。怎知王彥光的兒子王真通是個極勢利的小人，見姐夫削了官爵，好生輕薄，又見父親一味恭敬姐夫，便如眼中之釘一般，便道：「一個罷官之人，與庶民百姓一樣，直恁地恭敬，卻是為何？將我家的錢糧，去養著這個呆鳥做恁？」若是父親與周必大酒食吃，他便在旁努嘴努舌，斜眼撇角，冷言冷語，指指搵搵的道：「可是奉承這位尊官哩。」正是：

只有錦上添花，那曾雪中送炭。

話說王真通輕薄自不必說，那周必大在丈人家，轉眼間已過了數個年頭，那時已五十餘歲，高宗詔下開博學弘詞科。王彥光因夢中之事，勉強要周必大赴博學弘詞科。周必大道：「豈有已舉進士，失了進士，又欲奔赴博學弘詞科者乎？況此事久不料理，怎好冒冒失失而去？」王彥光再三催促起身，周必大只得勉強前至臨安。一日，夢到東嶽天齊聖帝之處，左右判官小鬼，牛頭馬面，列於兩旁，鬼使拿的罪人披枷帶鎖者不計其數。東嶽帝君冕旒端坐上面拷鬼，號叫之聲，所不忍聞。

東嶽天齊聖帝者，乃天地之孫，群靈之祖。巍巍功德，職掌四大部州；浩浩崇階，轄管三天率屬。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、鬼道，莫不由其變通；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，一切憑其鼓鑄。試看兩廊棚扒甲拷，無非是惡官惡吏、貪殘酷虐之小人；細察殿前剝磨燒春，那有個為孝為忠、仁慈撲實之君子？變驢的，變馬的，變豬的，變犬的，世上眾生，都受罪犯耿耿；化鶯的，化燕的，化蜂的，化蝶的，花間四友，難逃業報昭昭。稱發竿絲忽無差，照膽鏡毫釐不爽。光明正大者，盡從金銀橋化生；黑暗狡猾的，咸向惡水河墮落。重重地獄，都自人生；渺渺天堂，悉憑心造。

話說周必大到了東嶽天齊聖帝之處，看見變牛變馬之人無數，但是十分之中倒有六七分是和尚，因吃了十方錢糧，不守戒律故

也。又見牛頭鬼使勾到一人，卻是周必大同榜進士趙正卿。其人廣有錢財，遂好交結天下名士，原係一竅不通、文理乖謬之人，假裝體面，爛刻詩文，欺世盜名，花嘴利舌，後來僥倖中了進士，一味貪酷害民，欺壓善良，損人利己。周必大見是趙正卿，遂用心看視。只見東嶽帝君大聲震怒道：「趙正卿，汝在上，並無陰德及於一民一物，妄尊自大，刻剝奸險，一味瞞心昧己。欺世盜名，假刻詩文，哄騙天下之人，障天下之眼目，不過藉這幾千萬臭錢誑騙世人。那世上無眼目之人被汝騙過，汝還能騙得我否？」遂叫數個鬼使將趙正卿綁於柱上，將雙眼一齊搥出；又將趙正卿劈破其腹，滾湯洗滌其腸。趙正卿號叫之聲甚是淒慘。東嶽帝君喝罵道：「汝一肚皮奸詐害人，人受汝之荼毒，苦不可言，亦知今日自己疼痛否？姦淫室女，破敗寡婦，罪大惡極而不可赦。欺世盜名，天下之人，皆為汝巧言利舌所騙，所不能騙者獨鬼神耳。盜取朝廷名器，恣汝胡為，以濟其不仁不義之念，朝廷官職豈為汝貪酷地耶？欺壓善良，損人利己，無惡不作。汝又假以崇信佛法為名，實於佛法一字不通，不過借佛門以為逃罪之計，還要去欺那佛菩薩，使人不信三寶，皆汝之故，其罪與誹謗三寶尤甚。」命押入「無間地獄」受罪，兼追其三子，斬絕後嗣。道罷，數個鬼使囚執而去。果是「千年鐵樹花開易，一入豐都出世難。」

欺世盜名瞞鬼魅，假依佛法念菩提。

難逃東嶽天齊聖，地獄無邊始慘淒。

東嶽帝君判斷趙正卿已畢，開口道：「周必大陰德通天，當為人間太平宰相，惜骨格窮酸，難登顯位。」即吩咐小鬼判官道：「可速與周必大種帝王須一部。」兩個判官小鬼即取一絡須過來，根根種在周必大嘴上。種須已畢，周必大欠伸而醒，嘴邊甚是疼痛，把手一摸，其兩腮都腫。那時周必大也生了些髭須，與當年沒髭須時不同，這一夜便添出許多髭須，黑而且勁，又長又有光彩。周必大暗暗驚異，並不說出。遂訪問趙正卿，果於是日死矣，其果報如此。看官，你道事有湊巧，物有固然，功名富貴，果是鬼神護祐，不由一毫人力計較。

那時周必大來到臨安，寓在一個孫班直家裡。這孫班直一日從外歸來，手裡拿著一個小小冊子。周必大偶然坐在門檻上，看見班直手裡這個小小冊子，便取來一看，卻是皇帝出來的駕前儀從鹵簿圖，器具名色一一寫在上面。周必大甚是得意，便將班直這個小小冊子細細抄錄，一一無遺。這也是偶然好耍子之事，豈知這富貴功名就在上面，真時來福湊也。

話說那時秦檜已死，高宗將已往之事盡數翻轉，命湯鵬知貢舉。湯鵬奉命考議，因高宗更化之始，試法極嚴，出的題目，可可是鹵簿圖。周必大記得爛熟，一字無差。湯鵬看這一卷考核精細，若有神助，遂取為首卷。周必大從此在翰林院九年，文章之名佈滿天下。高宗皇帝幾番要拜周必大為宰相，因他相貌長身瘦面，孤形野鶴，恐怕他福薄，做不得宰相，嘗燕坐歎息道：「好一個宰相，但可惜福薄耳。」旁邊走過一個老太監，徐徐奏道：「官家所慮，莫不是周必大乎？」高宗道：「你怎生便知是周必大？」老太監奏道：「臣見所畫先朝司馬光像，其相貌甚是清臞，亦如周必大之長身瘦面也。」高宗為之大笑，遂拜周必大為宰相，果然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，就造相府在樣沙坑。那時督造相府的就是韓仲通，甚是慚愧，其恰好如此。後高宗傳位於孝宗，周必大與聞揖遜之盛，進少保，封為益國公。後來出鎮長沙，又享清閒之福。有個風鑿先生走到周必大府中，要見宰相。周必大自己出來。那周必大不好奢華，只穿布袍出來相見，那個風鑿先生道：「我要見你家宰相，誰要見你？」周必大道：「看我便是。」風鑿先生道：「休得取笑，豈有你這等一個人做得宰相？」周必大道：「難道我做不得宰相？」風鑿走近前來，把鬚髯一捋道：「此一部帝王須也。」周必大方才敬服。蓋當日東嶽帝君種須之事，周必大就在夫人面前也並不曾說出，今日風鑿識得是帝王須，恰好與東嶽種須之事相合，豈不是個異人？從來道，人臣得龍之一體，當為公相。曾公亮得龍之脊，王安石得龍之睛，周必大得龍之須，所以都做到宰相。後來周必大整整活至九十餘歲而死，諡文忠。兒子周綸也為筠州太守。陰德之報，一毫不差如此。有詩為證：

裴度香山能積德，益公認罪代窮民。

一人須放心田好，留取他年宰相身！